

世界名家小說

湖 夢 茵

“Immensee”

德國 Storm 著

郭沫若 合譯
錢君匋

1926.

茵夢湖

第八版

曼殊大師的

兩種遺著

漢英三昧集

實價五角

拜輪詩選

實價三角

上海泰東圖書發行

大師擅長詩詞，又精英文。上列兩種一種是漢譯英，一種是英譯漢；文筆清麗雄壯兼而有之。讀此並足以表現中英文學之優美焉。

原作者小傳

施篤謨氏 (Theodor Storm) 德之雪婁斯維州 (Schleswig) 虎汝謨 (Husum) 市人，生於一八一七年。一八四二年爲律師。時該州尙屬丹麥，施之親德，爲當局所不容，遂於一八五三年出仕普魯士。凡流寓卜支丹 (Potsdam) 及海立西斯他脫 (Heiligstadt) 十年，其所作『故鄉』(, Die Heimatstadt)，憶雪州也。迨雪州歸德後，以一八六四年重返故里，時年已四十有八。一八八八年終於鄉。其所作詩，長於抒情，自成一家；所作小說，流麗真摯，莫不一往情深，茵夢湖一作尤賡炙人口云。譯者誌

六版改版的序

這本小小的譯書，不覺也就要六版了。時隔兩年，自己把來重讀一遍，覺得譯語的不適當，譯筆的欠條暢的地方殊屬不少。我便費了兩天的工夫重新校改了一遍，另行改版問世。不周之處，或者仍有不免，只好待諸日後再行訂正了。

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郭沫若

茵夢湖

老人

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徐走下城市。他似乎是從散步回來，因為他一雙古式革靴已經布滿了塵漬。一枝金頭手杖挾在肘下。兩眼作暗黑色，彷彿還留着那全盤消逝了的少年時代，雪白的鬚毛却與之呈異樣的對照。他平靜地把兩隻黑眼環顧周圍或俯瞰着前面的斜陽光中的城市。——他幾乎好像個外鄉人，因為過路的人，大都為他的眼神所懾，雖說不得不注目他，但是招呼他的人却很少。他後來在一所高屋子門前站定，再把下面的城市展望了一回，便推門進去了。門鈴一響，面着大門的一扇窺窗上的綠色窗帷捲開，露出一個老嫗底面孔。那老人將手杖招了一下。口中微微操着南方語音，說了一聲：『還沒上火！』主婦又將窗帷放下了。老人進了門，走過一間中

堂中壁次有些白木的大龕，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纔走進一處小小的中庭，從此處有一道狹隘的階梯引到後面的樓房。他緩緩地步上樓梯，推開一扇門，跨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了。屋中幽靜；半壁幾爲書廚擱架所佈滿，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山水畫軸；翠帷棹面上，攤着幾冊開了卷的書，棹前一把朱紅天鵝絨綳的大靠椅。——老人將帽杖放在屋角，隨身坐靠椅上，拱着手，好像在養神。——他這麼坐着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一縷月光從玻窗射到壁上的畫軸，光之一抹緩緩地在壁上移動，他一雙眼睛不知不覺地也就跟隨着牠。這縷月光移到一幅質素的黑框中裝定着的肖像上來了。『以麗沙白』老人低低地叫了一聲；他叫出了這一聲的時候，時代一變：他回到少年時代去了。

兩小

立刻有一個少女底笑容走向他來。她名叫麗沙白，有五歲的光景，他自己是比她大一倍。她項上佩着一顆紅綾結子；美麗地襯出她的一雙碧眼。

她叫道：「來印哈德！學校裏放了假呀，放了假呀！今天一天沒有課，明天也沒有。」

來印哈德忙將已經挾着的石板放在門後，兩個孩子便從屋子裏跑進花園，又從花園門，跑向草地上去。這兩天夢想不到的放假在他們兩人心裏來得真是快活。來印哈德在這草地上借着麗沙白底幫助已經造下一間小小的草屋子，他們在夏天的晚上想在裏面住的；只是沒有機坐。他現在立刻便動起工來；釘，鎚，和需要的木板均已齊備了。

這時候以麗沙白却沿着一帶短牆走去，採些野葵底環狀果實攪在圍腰裏，想拿來穿成頸環；來印哈德把釘子敲灣了好幾個，居然做成了他的板櫟，

又走到屋外的陽光裏來的時候，她已遠遠地走到草地那一頭去了。

『以麗沙白！』他叫，『以麗沙白！』她便轉來了，她的鬚髮飛着。

他說：『來呀，我們的房子造好了。你正跑得熱了，進來罷，我們在新橙子上坐咱。我講些故事給你聽。』

兩人便走進屋子，坐在那新櫟子上。以麗沙白把她的小環從腰帷內取出，穿起長長的練子來；來印哈德起手講故事了：『古時候有三位紡織姑娘——』

『啊，』以麗沙白說，『你又來；這個故事我已經背得了。』

來印哈德沒法，祇得將這『三位紡織姑娘』底故事攔起，想出那個可憐的人，被丟在獅子洞裏的故事來代替。便開口道：『有一天夜裏你知道嗎？真是黑洞洞的，獅子都睡下了。只是還時時在打呵欠，捲出那紅的舌頭；那人便駭得抖起來，以爲是天要亮了。忽然他頭上現出一道明光，他抬頭看時，一位天使立在他的面前。那天使用手招他，

立刻便鑽進巖裏面去了。」

以麗沙白注意聽着，「一位天使？」她說了：「那麼有翅膀麼？」
「只不過這樣講罷了。」來印哈德答應了；「那兒會有天使來！」
「哦，呸，來印哈德！」她說了便緊覷着來印哈德。他也板着個
面孔瞧着她，她懷疑着問他道：「爲甚麼他們常常都講有呢？我的媽
媽，你的媽媽，學校裏的先生，不是都講有嗎？」

來印哈德答道：「那我可不曉得。」

「依你講那獅子也是沒有的嗎？」以麗沙白說了。

「獅子？獅子沒有？印度多呢；那兒拜菩薩的人，都教獅子拉
車，在沙地上跑。我大了，我自家要往那兒去玩一玩。那兒纔叫好，
比我們這兒好得幾千倍；簡直沒有冬天。你是定要同我一塊兒去的，
你去麼？」

「去罷，但是媽媽也要同去，你的媽媽也要同去。」

『不，她們太老了，不能同去。』

『我獨自個不得手去。』

『那時你可以得手去了；那時你自會是我的女人，旁的人不能管你的。』

『只怕媽媽會哭。』

『我們是要再回來的呀，』來印哈德很聲地說了；『你簡切地說罷，你到底願去不願去？不願去呢，我便一個人去，去了，再不回來。』小女兒幾乎哭了起來，說道：『別要做那麼個兇像，我願意同到印度去呀。』

來印哈德便歡天喜地地握着她的兩手，把她拉向草地上來。『到印度去，到印度去！』口裏唱着，便同女孩兒兩人牽成圈兒跳着，跳得她項上的紅綾結子一上一上地飛着。可是不多一會他忽然撇了手，正色說道：『但是不會成功；你沒有膽量。』

——『以麗沙白！

來印哈德！』有人在園門口叫。

『來了！來

了！』兩個小孩兒應着，手兒牽着手兒跑回屋裏去了。

林中

就此兩個小孩兒在一處長大；女的時時受委屈，男的時時逞強，但是他們兩人總是常相追隨着；學校一放假便一塊兒享樂：冷天便在母親們房裏，熱天便在林子裏和草地上面。——有一次以麗沙白在來印哈德面前被先生譴責了。來印哈德便把他的石板憤憤地在棹上拌擲，想把先生的怒氣移到他自己。只是並沒人睬他。來印哈德却再沒心思去聽先生所講的地理了，倒反轉做出一首長詩來；詩中把自己比作一隻雛鷹，先生比作一隻老鴉，以麗沙白比作一隻白鴿；雛鷹發下一誓，一待羽翼長成了，便要報老鴉底仇。眼淚充滿了少年詩人的兩眼；他自己覺得是很激昂的。待回家後，便尋出一張小小的羊皮紙和些白紙來，釘成一冊；在開卷第一頁上便專心地抄下那出世的第一首詩。——轉瞬來印哈德改入他校；在此交識得若干年歲相仿的新友，但是他與以麗沙白底交情是不因此而受妨害的。他現在纔把平日向以麗沙白講了又講

的故事中揀取她最愛聽的幾個抄起在紙上來；抄的時候，原想把自己的心理屬添些進去；但是他不知道是甚麼原故，總不能成功。所以只得就所聽來的源源本本地抄寫出來。寫好後把來送給以麗沙白，她便小心翼翼地藏進書箱底抽屜裏面；晚間每每就在來印哈德面前讀這些故事給她母親聽的時候，能使來印哈德得着一種婉妙的快感。

過了七年。來印哈德要出門去受高等教育。以麗沙白不曾想過會有一時要全然沒有來印哈德在她面前的。一天來印哈德向她說，他依舊要替她抄寫故事；他要把來封在給他母親的信裏寄送給她；她也定要給他寫回信，說明那些故事如何如何地使她滿意；她聽了，也就歡喜過來。出門的日子漸漸近了；那冊羊皮簿上底詩居然也更多了。以麗沙白雖是他這全書和絡絡續續地將近寫滿半冊的大部分詩歌底誘因，但是只有這冊書是不曾給她看過的。

正在六月裏，來印哈德要在第二天出門。大家想再在一塊兒盡歡

一天。便組織一個遠遊會，到近處的某所森林中去暢遊。從他們鎮

裏到林邊約末有數小時路程，便乘馬車去；一到林邊便攜着些鱸匣，下車步行。先要過一座樅樹林子，林子裏面冷岑幽暗，地上到處都散滿

針葉。走了半個鐘頭纔出了樅蔭，到了一座清新的櫟林；此處一切都

是明媚碧綠；時時有一線日光從濃葉枝頭漏下；一隻鼯鼠在樹頂上從一枝跳過他枝。——走到一所空地，古木之冠掩蓋成一個透明的穹窿屋頂

衆人便住了腳。以麗沙白底母親打開一隻匣子來；一位老人向着這司

食的人宣言反抗。『大家都圍着我來，年青的孩子們！』他叫了出來，

『我向你們所說的話，要奸生留意。今早你們每人只能得兩塊乾麵包

做早餐；乳油沒有帶來；下麵包的菜要你們自己去找。這林子裏面莓

子生得很多，可是這是替能夠找尋着的人說的。沒中用的人只好乾嚼

麵包，人生一世隨處都是這樣的。你們懂得我的話了嗎？』

『好啊，懂得了！』青年們叫了出來。

『好，注意罷，』老人又說，『話還沒有說完。我們老年人已經飽嘗過世味了；應該留在家裏，是說，留在這兒茂林底下，剝番薯，起火，準備餐事，到了十二點鐘，連蛋也可望煮好了。你們要把你們的莓子給一半與我們作報酬，我們好把來做食後的點心。你們隨便走西走東地去罷，總要光明磊落。』

青年們表示出種種偷巧的面像。老人又叫道，『慢着！這個想來是不消說得的，找不到的人自可不必分出；但是也不要從我們老人手裏得些甚麼，你們要明明白白地刻在你們耳朵裏。今天你們算是得了一番好教訓；你們更能得到莓子的時候，那你們今天已可算是人生底成功者。』

青年們都表示贊成，三三兩兩地便分頭進行去了。

『來！以麗沙白！』來印哈德說了，『我曉得莓子的地方，你不會嚼乾麵包。』

以麗沙白便把麥草帽子底緣纏結好，掛在肘上。說道，『去罷，籃子已弄好了。』

兩人便向林中走去，漸走漸深，林影陰濕幽邃，萬籟俱寂，只有聞聲而不見影的飛鷹在兩人頭上的空中呼叫。再進便要通過一叢稠密的荊棘，稠密非常，來印哈德乃不能不前行，折枝攀藤以開闢路徑。不一刻他便聽得以麗沙白在後面叫他的名字。他回轉身來。『來印哈德！』她在叫，『等一下呀，來印哈德！』——他看不出她來；後來纔看見她在十分遠的地方和荊棘戰鬥；她窈窕的頭兒僅僅在羊齒底枝頭上浮動。他纔又折轉身來，把她從雜草和灌木的混亂當中引到一塊開曠的地面上去，那兒有青色的蝴蝶在岑寂的野花間飛舞。來印哈德替她把那染了汗的頭髮從那熱騰騰的臉兒上分開；又要替她把草帽戴上，她却不願意；但是他又央求她，她纔勉強聽從了。

『你講的莓子究竟在那兒呢？』她隨後問了一聲，那時她停了步，